

# 明簡 程教學哲新

譯合十克平見呂；著謨薩爾塞·美

行印店書林珠



107

S468

Selsam, Howard

著 譯 藝 爾 塞 · 美

程 教 學 哲 新 明 簡

譯 合 士 克 平 見 茲

版 出 店 書 林 珠 海 上

# 簡明新哲學教程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著作者 美·塞爾薩謨

翻譯者

呂克 見  
士平

發行者

楊克齋

出版者 珠林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

# 目錄

## 一．哲學爲了誰？……………（一）

哲學的內容——哲學是危險的嗎？——社會的根基與結果——哲學與科學——哲學目的的變遷——古代希臘人——洛克——法國的唯物論者——黑格爾——馬克思——作爲工人階級的哲學的辯證法唯物論

## 二．唯物論與唯心論……………（一七）

自然或上帝——對待邪惡的態度之衝突——天堂與人間——天餅——假象與實在——柏克立的否認物質——上帝觀念的作用——唯心論與社會保守主義——禱告的目的與意義——唯物論——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作爲社會與歷史的一種理論的唯物論——唯物論者的生活方法

### 三．永恆與變化

.....(四六)

人性能夠改變嗎？——靜態世界觀的社會基礎——柏拉圖——基督教——牛頓的物理學——進化信念的興起——法國與美國的革命——十八世紀唯物論的靜態限制——亞里斯多德的發展概念——作爲一種變化理論的黑格爾辯證法——馬克思與恩格斯把辯證法加以轉變與應用——辯證法的世界概念

### 四．科學的意義

.....(七一)

科學之起源於人類需要——理論與實踐——在資本主義恐慌中的科學——科學事業的社會性質——科學所屬的知識種類——科學所屬的問題假設與實驗——科學與迷信——社會科學的問題——科學與宗教的衝突——調和的嘗試——康德——物質已經失蹤了嗎？——科學與辯證唯物論

——科學所受納粹的壓迫——科學與社會進步

## 五·歷史與自由

.....(九七)

時代前進嗎？——一切都是最好的嗎？——基督教的歷史理論——回到

原始——歷史上的偉人——黑格爾論歷史——歷史的方向與推動力——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觀——歷史唯物論——抽象的及具體的倫理——

什麼不是自由——自由的真意義——自由與歷史唯物論

## 譯者後記

.....(一二三)

## 第一章 哲學爲了誰？

### 哲學的內容

當你要學習物理學，心理學，經濟學，或歷史的時候，你都找得着一個特殊的題材，一個特殊的部門的有用知識。但是當你着手學習哲學的時候，你却遇到一大簇的文學，呈現着材料上和方法上最廣大的紛歧。

哲學對於各時代的人們曾經是許多各不相同的東西。從它在公元前六世紀的希臘世界出現於記載以至今日，它曾經有過這樣紛歧的形態和樣式，因而使得人們有時竟說沒有可以叫做哲學的這個東西。它似乎單是一長列的個別人們關於這些問題——世界是什麼，人類是怎樣和爲什麼，以及善良生活是什麼——的個別猜測。事情的確是這樣離奇：哲學的教師們彼此之間關於他們所教的題材不能一致，他們對於特殊學說的態度更不能一致。而且似乎沒有一種事物是這樣荒謬，只要它有過某哲學家並不認爲是最後的和究極的真理，或者沒有一種制度或政治是這樣陳腐或這樣難堪，只要它有過某哲學家不能在其中找出最後的創造目的。看了這種可悲的情狀，於是虔誠者欣然回到他們的上帝那裏去，冷嘲者回到他們的嘲笑上去，科學家回到他的實驗室去，同時「頭腦清楚的」實業家則繼續去找他的利潤——一切人都避開「哲學家們」的浮誇的臆說或荒唐的觀念。

但哲學是不能這樣容易地規避的。因為那些人也有一種哲學，不管他們是否自覺到這一點。哲學是我們大家日常所固有的一種東西，剛和散文是我們大家日常所說的一種東西一樣。在有自覺的思想以前，在理論以前，便已有了實踐。人類為要維持他的生活，不得不去應付一個複雜的、頑梗的，而且時常是敵對的環境。不論他是靠着漁獵或遊牧來生活，靠着耕種或工廠勞動來生活，他都得實行動作，運用工具，進入許多關係，那些關係包含着對他自己和他所住的世界有關的事物。只因這些初步的信念就是作為世界和人生的理論看的哲學之材料，所以哲學就成為沒有一個人能够避免的一種東西，因此每個人似乎最好都要探究一點哲學。

### 哲學是危險的嗎？

人們之被勸阻去探究哲學，能有兩個絕不相同的理由。第一是因為哲學對於那些在塵世間立脚未穩的人們是有點兒危險。他們也許會沉淪在抽象的思索當中而忘記了哲學是為生活並非生活是為哲學。例如我記得有一個剛從專科學院出來的青年，他曾經學習了哲學而且

已經「研究得」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觀念以外沒有一樣東西存在，竟決心要用自殺來消除現存的戰爭、苦惱和失業。幸而他重新考慮了他的前提而轉變到解除這些社會病害的更有效的方法。第二是——而且這是那些謹防哲學的人們所更懼怕的——對於哲學所關心的這些基本問題之認真地思索可以破壞宗教的或政治的傳統。這里所反對的並不是作為哲學的哲學，而是除了那種被假定為我們所宜信奉的哲學以外的任何哲學，就是為了這種理由，直至一八八〇年左近為止，在美國的專科學院中除了院長以外——他一般地兼為專業的神學家——幾乎誰都不許去教哲學。從此可見支配任何社會的那些集團或階級必然要去取消哲學的研究，否則就要控制這個研究，只許人們去學習那種適合他們利益的哲學。



但是究竟有沒有叫做哲學的一種東西而且這種東西還不僅是個別人們的單純思想呢？這只消把各種哲學在它們歷史的連續上檢討一下就會明白過來。最初的古代希臘哲學家關於萬物的性質曾經作了我們看「猜測」的說明，而被記述爲有了個別的意見。泰利士（Thales）說萬物的原質和機源是水。亞諾芝曼尼（Anaximenes）說這不是水而是空氣，而以後赫拉頤利圖斯（Heraclitus）似乎又認爲是火。這些並不是猜測，因爲這些人的想頭不同只是表面的事實，除此以外還有重要得多的事實，就是他們探究了一個同樣的問題，作出了同樣的假定，並且依據他們當時的思想達到了結論。第一，他們假定天地間一切紛歧的生活形體都從某種共同的原素通過無窮無盡的變化過程而產生。其次，他們假定萬物所由產生的這種共同的原質是當時希臘人所認爲基本的四種物質——地，空氣，火，水——之一。第三，他們假定萬物都從共同原質轉變而來的這個過程是自然地發生，就是說，並沒有受神祇的任何指導或干涉，而且它的發生是依照某些一般的原理或法則。這個分析雖然簡略，但它顯示了一樁重要的事情，就是這些思想家之間的分歧點和他們的共同點比較起來是相對地不重要的。當我們研究到以後的包羅着繁複的體系的哲學史時，我們也找得出某種顯然相像的東西。我們找出在一切外表的紛歧背後都有一些根本的共通點，而且「一切哲學家」所作的諸般假定都可歸入幾個基本的類型。比哲學家所提出的答案更加重要的是他們所問的問題，而且當我們從個別哲學家關於實在與真理所問的問題的措詞上去研究他們的各種體系時，跟哲學史有關的許多最困難的問題都消失了。

### 社會的根

仔細的歷史的分析顯示着紛歧的與相反的諸般哲學之興起不單是由於純粹的理由或素樸的事實，而是由於互相衝突的社會力量。任何哲學史的研究，任何關於一個人或一時期的

## 基與結果

哲學之表述如果它忽視了諸般哲學的社會背景以及時代經濟組織與經濟衝突，每個哲學家所站的集團或階級地位，必然不能了解諸般哲學體系的紛歧與衝突的原因。這種「忽視本質的」研究，並且也不能解釋哲學怎麼變和為什麼並不依循着它最早的開創者所追求的途徑，那就是，對於自然的一種客觀的探究，如現在諸般科學所表現的，換句話說，總是不能解釋哲學為什麼發展為大部份科學分離而獨立的一種研究——「兩者之間」有時親密而同情，有時則公然離異。

脈絡貫通的哲學史，與人們在社會上變動無定的現實生活，顯示了哲學並不是對真理的「無偏私的」探究，而是時時從事防護或攻擊現存的社會制度、風俗、與傳統。把哲學家們的種種爭執和爭論分析得越精細，這一點就顯現得越清楚：就是在他們背後「原來」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社會行動的議程，各不相同的對於當時的迫切問題的關係。不幸，這個事實一般在哲學史中都被忽視了，而且正為這個理由，這些哲學上的大爭論竟有「許」在今天彷彿是空洞而無意義了。在全部哲學史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關於那究極地實在的東西（那就是，萬物的存在所依靠的東西）究竟是在我們周圍的，而且我們也是其中一部份的物質世界呢，還是屬於心靈的性質，或是永存與自存的觀念或原理之一純邏輯的系統呢，一經考驗就顯示出這個問題是社會的利益和衝突之直接的反映。其次重要的問題，就是那關於運動、過程、變化的實在或非實在之問題，也同樣地受着社會的制約。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將在以下各章去解釋。要記牢的一點就是：沒有一種哲學是無意義的，因為一切哲學都代表着極特殊的社會的與歷史的影響而產生之對待世界「與人生」的態度。這後一點是正確的，縱使有幾種哲學也許原本是作為它們個別的創作者之生活模式的辯護而發展起來，因為任何個人所希求的生活樣式，其本

身都受社會的制約，而且爲了它的實現它總需要社會的一種組織而反對另一種。但這並不是說：一個人首先有了一種清楚了解的社會地位，而後自覺地發展了一種哲學去辯護它。實際的情狀一般地是着實更加複雜的。這種觀念的本身，一經出現在人類思想當中以後，就成爲社會影響而可幫同決定個人或集團所採取的途徑。主要的一點就是：各種哲學都和社會環境聯結得難解難分，它們從它發生同時又反過來給它以反作用，而且惟有這種關係的知識才可澄清它們的意義。

## 哲 學 與 科 學

在哲學史上稱爲最根本的兩個問題——就是構成「實在」的是物質還是心靈，是常住還是變化——掀起了哲學與科學的關係的問題。科學是依着它所發見的情況去處理我們世界的事物的，並且是由人類預測與控制他的環境的需要與願望而發生。它的任務是在找出事物的性質，以及事物活動所遵循的原理。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永遠是具體的有如此這般的情事。在此，我們所觀察的諸種變化是怎樣發生呢？這些事物的如此這般的一種情狀怎麼能够產生呢？但被古代希臘人發展在科學之前的哲學，却被社會影響引導到這些問題的另外一套方式上去。這些哲學家認爲重要的問題，比較上倒不是關於什麼是實在之事實問題，而却是哪些事物是最宜寶貴與最可珍愛的問題。例如柏拉圖（Plato）爲要抬舉他那個階級的道德的與政治的價值，從而維持「社會的」現狀，就企圖在宇宙的常住不變的結構中去找尋這些價值的根源。這就自動地使這些價值擺脫了普通市民（奴隸更不必說）的考核與批評，而把它們劃歸思想家——能够畢生從事於這些永恆真理的玄想的有閒紳士——所專有的領域了。從此，他一下于就使「實在」包含於這些不變的原理之中，——它在我們現實的物質世界僅僅是被模糊地表現着，——而

且建樹起貴族哲學家的理想，以爲惟有玄想這些眞理的哲學家才配統治社會。

哲學與各科學的關係一向成爲無窮的爭論的泉源，其間哲學家差不多永遠要求着說第一句話和最後一句話的權利。這已經是在前面提及過了：哲學並不是永遠對科學表示好感的，在事實上它還是時常反對科學的。可是科學本身却有社會的根源而且是反應着社會的影響。它永遠是代表着我們世界的選定的各方面之正確知識，（這些方面的選定在結局上都是依據着商業、工業、與技術一般的需要，）而這種知識的達到則是由於精細的觀察以及對於找尋知識所關的材料之加工處理。這種知識並不永遠是被那些當權的人們所歡迎的，因爲它可能與他們所要求永遠保全的觀念和制度相反。例如在十六與十七世紀由伽利略與笛卡兒（Galileo and Descartes）這班人所獲得的關於自然的科學知識，是爲當時新興的中等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因爲那一階級需要關於航海、作戰、開礦等等的正確知識。可是同時它在封建階級所控制的各大學中却經過激烈的戰鬥，因爲那些階級惟一的願望是在維持現存的社會經濟秩序，因而要求保全基督教的教義與羅馬教會的權力。在現時我們看見包括在人類學之下的民族學正在日益增進地傾向於指示着民族界限的由於人造以及一切民族的本質的平等，而這種科學正爲德國的資本主義的統治的黨徒所懼怕，因爲他們的握權正是由於鼓勵民族的對抗奧宣揚所謂「雅利安人」（“Aryans”）的優越。一般地說，通過西洋基督教世界的全部歷史，在天主教的封建主義與基督教的資本主義之下，我們所找出的對科學的態度都逃不出從猜疑到拙劣地遮掩着的蔑視這一個範圍。因此許多哲學都成爲調和科學與宗教的一種手段，而將科學保持在一個加意限制的位置。這些哲學進行這例工作的諸種方法將在以下各章去討論，不過那些方法一般地都由這一點構成，就是：它們找出科學

僅僅是研究所謂事物的假象，惟有宗教才能透入更高的實在，那些沒有陳腐的制度要維持而且並不由現存的事物秩序得到利益的人們，儘可問：這班人關於世界與人類的性質所要遮掩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必定要這樣堅強地主張着？有一個真理是超越了而且脫離了那經由精細的事物實驗而確實發現的諸般真理呢？

後面討論科學的哲學之第四章將要嘗試去提供並分析一些比較重要的對於科學的哲學解釋，特別是科學與現代唯物論的關係。在目前我們只消指示哲學怎樣作為關於宇宙的一般猜測而開始，以及後來當各種特殊部門的知識發展的時候，它怎樣分枝而成為各種科學就夠了。這種分化老早就產生了，母流對它的不斷增多的支派的關係以及彷彿由相互結婚而產生的諸般關係。這種分化的一個結果就是哲學之縮小為後來所謂的形而上學，或稱第一原理的研究，而假定為超越了並且脫離了各種特殊科學的題材，而且被當作探究永恆真理的一個部門。它的另一結果是諸般哲學的逐步發展，那就是各種可稱特殊科目的諸般理論的發展，例如物理哲學、藝術哲學、心理哲學（這已經讓渡給心理學的科學了）等等。在這種意味上，哲學就成為某種事物的理論而與其實踐相對抗了，或者是成為一種科目的比較一般的與抽象的方面而與其比較有限的與特殊的方面相對抗了。這是重要的一點：這些理論縱然是可以有，但是當着這種分工——就是由各別的人們去進行這些本質上不可分離的工作——發生的時候，這些理論就包含着危險。這種分工鋪就了道路，使哲學的概念進一步作為理論的理論，那就等於乾脆是純粹的理論或不牽涉任何特殊事物的理論了。哲學之所以這樣厲害地傾向於這方面，至少其中理由之一是因為哲學家們都是社會與經濟的統治階級的份子，那種階級是必須找尋它本身存在的一種辯護的，可是哲學家們倘然不是從他們四周的社會事實的具體世界掉頭開去，就不可能在當時資本主

舊的社會條件之下做到這一點，在十七與十八世紀，新興的中等階級的早期哲學家們有了真正的諸般實踐問題擺在他們面前——其中有許多就集中在爲着近代的布爾喬亞制度提供理論的辯護這一問題的周圍，去反對他們所企圖替代的封建社會的那些制度。在今天，例如國際的工人階級運動也有它自己的哲學，它用這種哲學作爲批評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理論辯護的一個工具，而且作爲社會主義的新的理論與實踐的基礎。

### 哲學目的 的變遷

這就掀起了哲學的目的問題各種樣式的哲學都曾有了它自己關於哲學目的是什麼的概念。因此把一些最重要的與最分歧的目的簡略地檢討一番是值得的。當古代哲學被基督教奪取過去的時候，它是被描述爲「神學的侍婢」(“The Handmaiden of Theology”)的。在這個過渡中，它的目的是在擁護與支持基督教信仰的結構，而且爲了這個目的它已被優勢地使用着直到今天。所謂啓示的真理，如在聖經中所找得的，是超越了一切合理的與科學的探究而取得了優先地位。自然，這個目的並不是時常明白地表示出來而是往往被沖淡了的。正統的基督教是被稀釋出去了，但大部份哲學的目的仍然是在擁護一種本質上是宗教的對待世界的態度。關於這一點，可從五十年光景以前在聖路易(St. Louis)出版的一種哲學雜誌的格言中，找得一個良好的表白：「哲學不烤什麼麵包，但它給予我們以上帝，自由，與不朽。」總之，從這個立場，哲學的目的是要爲着現存的宗教的對待世界的態度找尋一種辯護——這一點的主要特徵是沒有問題的。

### 古代

### 希臘人

就古代希臘人說，哲學原本是要對於想望的生活方式提供一個合理的基礎。例如伊壁鳩魯(Epicurus)是找尋和平與避免苦痛，找尋一個擺脫四周世界的諸般煩惱的避難所，一種

不會有未來生活來煩擾他的保證。他成立了一個世界的概念，那個世界會給予他以他所嚮望的安恬。因此哲學對於他與他的學派就成爲一種思想方法，那種方法會得排除超自然者而幫助人們依其他們自己發達到一種合理的與快樂的生活。又如斯多噶學派（Stoics）以爲世界是粗魯的而且時常是殘酷的，但這世界必是地是由某種神的計畫且爲某種理由而存在的。因此他們教訓一切人應當盡他們的責任，而且應當忠實地與無怨言地執行他們在此生所被派定的任務。這是統治者與地主們拿去教訓他們的奴隸的一種絕妙的哲學。它幫助着去維持事物的和平，而且到後來還爲蒲羅馬帝國提供了一種「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的理論。

柏拉圖正如前文所述，是用哲學去擁護古代希臘「紳士」的有關生活——那種生活建築在一個廣大的奴隸制度之上——並且爲着古代希臘的行爲標準去找尋一種合理的基础，——那些標準是在脫離着早期希臘的宗教信仰了。照柏拉圖說，生活的目的只是去求知，同時，那些不處在可以修養知識的地位的人們，其任務正是爲着那些處在這種地位的人們去勞動。而這種「知」（This knowing）却不是我們今天所設想的知識，它不是特殊事物的知識像我們今天一切科學的知識一樣。這種知識是屬於用手去做事的工匠與勞動者的。真正的知是在於玄想。柏拉圖所假定的事物的永恒形態，那不是（比方說）一種特殊的美的目的物，或者是製作一種優美的塑像或建築物的實際手段，而是一種假定的純粹的或抽象的美。那不是特殊的人或物的美究竟是什麼美，這是絕不會弄得清楚的，但柏拉圖却用同樣的態度去找尋一種同等抽象的正義、真理、與善的玄想。柏拉圖的意向並不着重在使哲學服務於社會的幸福，而是賦與以一種社會秩序使得哲學家們可以站在社會階級

的金字塔的尖頂。柏拉圖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地主家族，那種家族正爲一種新的商工階級的興起所苦惱，所以他的哲學的許多特徵可以歸到他的階級的願望上去，因爲那一階級是要維持事物的舊秩序，維持嚴格劃分的諸階級而避免變更的。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古代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所處的社會地位却有一些不同。他的家族生活在馬其頓的腓力朝廷（Court of Philip of Macedonia），他父親充當腓力的御醫，所以他就受了那想奄有整個東方世界的大馬其頓帝國的觀念的影響。因此他有了一個比較廣大的社會遠景，他的哲學就和柏拉圖的有一些不同。他對許多特殊部門的知識較有興趣，對他四周的現實世界也較要求知的關心。但他只能設想社會建築在一個奴隸基礎之上，而這個考慮似乎就已影響了他關於人類的大部份思想。在他的倫理學上，他發展了他的人生理想。那是一種富人的倫理學，事實上否認了窮人也能有道德，對於奴隸當然是完全不去考慮了。於是又如柏拉圖一樣，一切人類社會的目的都是在於少數人可以過着幽閑與富裕的生活，由是假定地去從事一切活動的最高尚者——就是宇宙第一原理的純粹的知。

這種分析當然是過於簡單的。任何人所感受的諸般力量與影響都是無限地錯綜的。但這一點却可認定：這個人手研究的方法確能提供我們以了解哲學家們的頭緒，這是其他方法所不能及的。人們久已有了這句通俗的話：一個思想家總是他的時代的產物。我們在這裏對這個說法不過是認定它過於寬泛：一個思想家總是他在那個時代所站地位的產物，或者換句話說，是他所感受的諸般社會力量的特殊集合體的產物。

通觀晚近的哲學界，除了實用主義者是例外——他們的主要代表在今天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



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弱點的，——大都又再偏重於純粹的玄想了。晚近有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會說，他認為哲學家若去考慮這些瑣屑事物例如人們與其社會生活，未免是「猥褻」。這一評語是為保持哲學的「純粹」（purity）而發，以為哲學是代表形而上學的抽象問題的思辨。這種把哲學從同時的科學與社會生活的一切迫切問題分離出來，是被假定為表示哲學的專業之高超的，表示哲學之超越於一切無常的，塵世的，人間的事物。毋寧是證明柏拉圖派的哲學傳統之衰落與破產。

洛

克

在近代科學發展初期的幾世紀以及此後相間復現的各時期，哲學家們都會企圖執行這雙方的重要任務：一方是詮釋這種新科學，一方是通過生長的科學知識以求對於世界獲得更充分更完全的了解。這正如前面已經提及的一樣，是與這種事實相關聯的：科學與技術的生長是為新興的工商階級所必需。更進一步，當這個階級勢力發展的時候，它遭遇到當時封建秩序的反對。這就提供了哲學家們以一種加添的而且很實際的任務，那就是對於現存的封建制度的批評提供一個健全的基礎。在這個意味中，哲學就變成革命的了。約翰·洛克（John Locke）——十七世紀後期英國布爾喬亞革命的理論家領袖，受了科學的新發展與當時政治衝突的啓導，對於人類如何獲得知識以及如何可以證實確實的問題，作了一種全新的分析。他做這一件事是要清除這些阻礙的觀念，例如人類心靈的本身具有一些真確的理念，不需要經驗來實證。他的方法更有這種優點，就是拋棄了君權神授的觀念以及把政治問題一般地放在一個純粹合理的基礎之上。

法國的唯物論者

但是英國的布爾喬亞革命代表著一個希有的妥協系統，因此我們必須轉到十八世